

张凤洪 著

黄金贵族

元太祖成吉思汗





黃金貴族

张凤洪 著

元太祖成吉思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中国帝王系列
元太祖成吉思汗
黄金贵族
张凤洪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0.5 印张 423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2.00 元

ISBN 7-5434-2744-3/I · 269

内 容 提 要

十二世纪中叶。四分五裂的蒙古草原。马刀，狼烟。一个口衔血块的生命降生了，从此，草原上流传着谜一样的传说……

几多波折，几多洗劫，象征高贵的生命同部落经济一起膨胀，同他的马队一起成长。一二〇六年，他，铁木真，终于被推上大汗的宝座。于是，一面建造民族的文化，一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致使成吉思汗拉开统一蒙古草原的战幕，开始了马踏中亚、挥戈南俄的传奇人生。

一个游牧民族，何以在铸造马刀和文字的同时就所向无敌，具有强大的征战力？读者将会从恢弘壮阔的征杀场面、神秘莫测的宗教仪式、浪漫古朴的民族风情、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里，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通过历史的跨越，省思今天的迷惘、惶惑和不解……

目 录

第 一 章	抢美女气势汹汹 结新仇世代难解	(1)
第 二 章	得贵子淑女相许 遭暗算部落分裂	(14)
第 三 章	小统帅初露锋芒 假意人暗探军情	(30)
第 四 章	合撒儿怒斩脱朵 铁木真智斗群敌	(39)
第 五 章	诃额仑痛哭落难儿 叱刺温义释铁木真	(53)
第 六 章	英雄结识将门虎子 举杯共议天下大事	(68)
第 七 章	德薛禅大摆酒筵 铁木真喜迎新娘	(85)
第 八 章	为求生路奔黑林 黑貂皮袄献王汗	(97)
第 九 章	厉兵马不儿罕山 失夫人统格黎河	(110)
第 十 章	赤勒格奸占孛儿帖 铁木真矛指篾儿乞	(123)
第 十一 章	报深仇铁木真搬兵 忆往事札木合认亲	(140)
第 十二 章	别勒古台悲歌一曲 骆驼滩上雄兵四万	(152)
第 十三 章	篾儿乞部惨遭杀戮 结发夫妻血海相逢	(167)

第十四章	赤勒格奔走荒野 札木合貌合神离	(181)
第十五章	放暗箭盟友为敌 生孽子肝肠寸断	(194)
第十六章	半路杀出虎必来 连夜奔逃泰赤乌	(211)
第十七章	众贵族推选首领 铁木真登上宝座	(222)
第十八章	两军对阵十三翼 一旅败北兴师人	(235)
第十九章	博尔出晓义擒叛臣 成吉思挥泪斩撒察	(249)
第二十章	呼兰花巧施美人计 叱刺温重义投明主	(264)
第二十一章	札木合即位古儿汗 德薛禅丧葬迷蒙夜	(281)
第二十二章	盟中敌暗设陷阱 友中友坦露忠诚	(298)
第二十三章	古儿汗杂军鸟兽散 成吉思战将虎狼威	(315)
第二十四章	塔儿忽台葬身丛林 四狗之首别服归	(331)
第二十五章	脱斡邻勒祸起萧墙 成吉思汗箭在弦上	(344)
第二十六章	德薛禅起死回生 塔塔儿全军覆没	(360)
第二十七章	杀无辜与车轴比高 选贵妃于仇敌之中	(376)
第二十八章	合撒儿身陷大荒漠 众将领纷议救援事	(391)
第二十九章	赤日炎炎戈壁滩 暗夜渺渺驼铃声	(407)
第三十章	义中义盟誓认父子 亲上亲联姻结秦晋	(422)

第三十一章	贝加尔湖夜色神秘 杭爱山前阴影弥漫	(438)
第三十二章	离间计王汗气欲绝 许亲酒桑昆再设谋	(454)
第三十三章	成吉思汗难舍使臣 桑昆太子又议起兵	(467)
第三十四章	刚脱险境又遇追兵 父子相见不认真情	(483)
第三十五章	一路逃窜情深谊重 合兵出征各怀鬼胎	(497)
第三十六章	陷泥沼桑昆中箭 生野心五人歃血	(508)
第三十七章	不分敌我混战一场 无可奈何败走他乡	(524)
第三十八章	星网战术煞费苦心 王汗桑昆双双毙命	(539)
第三十九章	成吉思登高望飞雪 救命人破格得厚报	(555)
第四十章	成吉思宠妃忘政 木华黎闻宫谏君	(567)
第四十一章	乃蛮部面临强敌 汪古惕依附猛虎	(584)
第四十二章	群情激奋马头献策 孤军深入狗首用计	(601)
第四十三章	忽兰贵妃身中两箭 四狗之尾夜出奇兵	(615)
第四十四章	太阳汗身败名裂 札木合遗恨千古	(629)
第四十五章	蒙古高原天下一统 黄金贵族世上无双	(644)

第一 章

抢美女气势汹汹
结新仇世代难解

五月里的一个清晨，有三个衣着华丽的人，骑着高头大马，缓缓地走在斡难河畔迭里温孛勒答黑的草原上。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起伏的山峦，蓊郁的森林，清清的流水，鲜绿的草原，就像一幅巧夺天工的画卷，而这三个神情高傲的人，就是这幅画卷上引人注目的人物。

“今天的天气美极了，准有好运气。”骑在一匹火炭儿似的马驹儿上，名字叫也速该的人，精神异常兴奋。“长生天也许要赐给我什么珍贵的猎物吧？”他望了一眼洁净的碧空和一轮明晃晃的太阳，仿佛有什么预感似的。他一边嘟哝着，一边把眼光投向美丽的草原，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他希望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和收获。

与他并辔而行的是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答里台。捏坤太子骑的是一匹白骟马，那毛色白得像大海里耀眼的浪花；而答里台骑的却是一匹像黑金子似的乌青马。这一赤、一白、一黑三匹皮毛缎子般光亮的马匹，和经过精心装饰的华美马鞍，在绿茵茵的草地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醒目。捏坤太子、也速该、答里台三兄弟是“天神之子”李端察儿的十代玄孙，蒙古部落合不勒可汗的嫡孙，高贵的草原贵族。此时，他们携带弓箭，信马由缰，准备到斡难河边打猎去。也速该的手臂上托着一只凶悍的苍鹰。

听到也速该发出的感叹，捏坤太子附和说：“长生天永远是垂青于我们的。”

弟弟答里台“嘻嘻”笑了：“兴许，我们会猎到一个美人儿呢！”

对弟弟这样的戏语，也速该与捏坤太子立即爆发出一阵粗野的而又酣畅的大笑。这笑声是那样的随心所欲，那样的无所顾忌。当这三兄弟放荡的笑声消失之后，也速该一本正经地说：

“谁首先发现了美人，抢过来就归谁！”

捏坤太子与答里台没有表示异议。但他们心里却想：“只不过是说说玩玩，开开心，也速该却这样认真！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所以他们再也不去想它了，好像身后的马蹄印，无需再去寻找它们一样，只是信马由缰地走着。

也速该骑的小马驹儿，迈着细碎的小快步，渐渐走到前边去了。也速该因为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好梦，所以对答里台的戏言格外认真，他那一双鹰鹞似的眼睛不停地搜索着前方

的原野。蒙古高原^① 东北部斡难河畔春天的绿色草原，是美丽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天似穹庐，笼盖田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妇女们在星罗棋布的五颜六色的帐篷前，或挤马奶子制作马奶酒，或缝补冬日里被寒风撕碎的帐篷。奴隶和儿童们在绿色的草地上放牧马匹、牛羊。这儿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除了祖宗遗留下的之外，便是靠战争和掠夺得来的。也速该看到，在这牲畜春情勃发的时期，许多马匹和牛羊正在那儿恣意地交配着，这不能不预计着今年将是一个好年景。但是，望着那些大牲畜的交媾，也速该不禁引起了某种联想。他昨天晚上的梦，就是那样的美妙，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美丽的女人睡在一起。于是，那种渴望得到女人的欲望，压抑不住地在他的血液里骚动，以致燃烧起来。他挥动鞭子，狠狠地抽了马儿一下，马驹扬开四蹄，飞也似地狂奔起来，把涅坤太子和答里台远远地抛在后面。也速该又猛加一鞭，小马驹几乎四蹄腾空了。也速该以此来宣泄他内心骤然而起的焦躁。

眼前非但没有答里台所说的美人儿，而且连一只哪怕是漂亮的鸟儿也没有见到。小马驹的速度渐渐慢下来，也速该也有些灰心了。

“长生天哪，你赐给我点什么吧！”他向万能的苍天祈祷着。这时，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挂着把阿秃儿^② 们才有的

① 蒙古高原指亚洲的东北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接大戈壁，北到西伯利亚。

② 把阿秃儿，贵族的一种称号，英雄、勇士之意。也速该的尊贵称号是把阿秃儿。

那种贪欲。

突然，托在他左臂上的苍鹰，箭也似地冲上天空。也速该的精神为之一振。“哈哈，长生天显灵啦！”他怀着某种希冀，催着马儿向前跑去。

苍鹰在蔚蓝色的天空上盘旋。也速该的眼睛也随着苍鹰的盘旋而转来转去。猛然间，那只苍鹰斜刺着从空中冲下，像出弦的箭那样迅疾，扎进草丛里。当它复又翻飞起来时，它的爪下捉起了一只野兔。它把野兔抓起来抛下去，再抓起来再抛下去，如此三番，尽情地玩弄着。可怜的野兔，尽管每次被抛下都拼命奔突而逃，但终于没有脱逃苍鹰的铁爪。它被活活地摔死了。等也速该赶到的时候，苍鹰正在凶残地啄着野兔的尸体。也速该跳下马来，向掩没着苍鹰的草丛走去。

真是好牧草啊，草丛几乎没过了也速该的膝盖。也速该在草丛里走，撩动和践踏着修长的草叶，发出“唰啦唰啦”的声响。走了一会儿，他发现了草丛里有一道刚刚被人践踏过的痕迹——草丛向两边分去，中间留下被踩碎了的草叶。接着，他闻到了一股尿臊味。由于太阳的照射和蒸腾，这股气味显得格外浓烈。

“什么人到这儿来过？”也速该兀自喃喃道。

那条被人践踏过的痕迹，在一块两步见方的空地上消失了。空地的中央留下了一滩尿迹。富有经验的也速该，一眼便看出那是女人的尿迹。这时，他已经忘记了那股难闻的气息，跪在地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细心地研究起这滩尿迹来。从湿润的程度来看，这个女人没有走远。但是，也速该的发现并不仅仅如此。

“瞧这坑冲得多深，瞧这尿液溅得多远！”

凭着古老的草原传说，也速该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个女人一定能生好儿子！”

昨夜的梦、答里台的戏言、此刻的发现，好像有什么昭示似的，也速该猛地站起身，向四周望去。这儿的草原仍然是他们的领地，因为远离营盘，显得静悄悄的，几乎没有有人迹。但也速该那双充满着强烈欲望的眼睛，还是发现了他所要搜寻的目标：在他右前方二三里地的地方，有一辆牛车缓缓地走着，车上坐着一个女人。借着炫目的太阳光和草原上练就的一双好眼力，也速该差不多看清了那个女人的背影。她穿着艳丽的衣服，头上戴着五彩纷呈的孛哈^①。根据这顶孛哈，也速该知道前边这个女人不是一个少妇，就是一个正要去婆家成亲的姑娘。然而，在牛车的旁边，却跟着一个骑杏黄马的男人。这个男人身穿护甲，背着弓箭，挎着朴刀。护甲上鳞状的铁片，在阳光下耀眼生辉。也速该心里想：这个男人如果不是吃了豹子胆，或者是有一身好武艺，他是不敢千里走单骑，路经自己领地的。不管怎样，这个男人成了也速该掠取女人的直接障碍。

看到那个男人所引起的愤怒，和看到那个女人所引起的占有欲是同样强烈的。也速该真想像那苍鹰捕捉野兔那样，把那个男人撕得粉碎，把这个能生好儿子的女人一下子抢到手。在这种愤怒和占有欲的撞击下，也速该毅然挽弓搭箭，瞄准了那个男人的脖颈。弓弦拉满了，只要这一箭飞出去，就能

① 孜哈：妇女的头饰，下圆上方，一般为已婚妇女所戴。

结果那个男人的性命。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那个女人回过头来，猛地发现了挽弓搭箭的也速该。她大声喊了一句什么。随着她的呼喊，那个男人灵活地驱使杏黄马在原地旋风似地转了半圈，也速该放出的箭从他的身边呼啸着飞过去。这一下却触怒了那个男人，他“霍”地抽出朴刀，高高地举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也速该冲过来。

也速该本想挺身迎击，但对方来势凶猛，又全副武装，担心敌他不过。求生的本能不容他考虑，他便飞身上马，向回逃去。一会儿，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个男人愤愤地骂道：“没长眼睛的畜生，不知道我的大名吗？”随后，返回了车旁。

那个男人的大名叫赤列都，是蒙古部西邻贝尔加湖东侧篾儿乞部的一个首领。车上坐着的女人叫诃额仑，是他刚从斡勒忽纳族娶来的妻子。他带着她穿越蒙古部的领地，准备回自己的部落完婚。一路上，他尽管遇到了几次怀有恶意的人，但都被他打败了，这次也不例外。

“哈哈，他像兔子似地溜了。”没有展开一场搏斗，赤列都仿佛觉得很遗憾似的。

他那温柔聪慧的妻子诃额仑夫人，果然美丽无比。眼睛大大的，十分明亮。肤色细腻红润，像一朵顶露开放的鲜花。但此时，她的眼睛里却流泄出一股忧戚之情。

“我们快快走吧！”她抽了牛屁股一鞭子，牛车吱吱呀呀地响着，速度加快了。一会儿，牛车又恢复了原速。“唉，多么慢的牛车啊！”

赤列都骑在马上，满不在乎地说：“夫人，不要害怕。我赤列都不是好惹的，我们篾儿乞人也不是好惹的。”他这种自

负是有道理的。篾儿乞部人数众多，凶悍善战，周围的部落都惧怕他们。

诃额伦轻轻地摇了摇头：“不知怎么，我总是心惊肉跳的，好像有什么凶兆……”

赤列都哈哈大笑了：“女人，女人都是胆小鬼！”

诃额伦不管赤列都的嘲笑，不停地抽打着驾车的牛。那匹牛的身上已经汗水淋漓，没有一根干毛了。

女人的直感往往是正确的。走了几里路，她又一次回头眺望时，果然发现后方尘土飞扬。接着看到三匹烈马向他们飞驰而来，越来越近，“咚咚”的马蹄声犹如急促擂动的战鼓，猛如草原上夏天落地的冰雹，而且渐渐可以看清马背上三个凶狠的面孔。诃额伦夫人的心一下子缩紧了。

飞奔而来的追骑，正是也速该兄弟三人。

原来也速该仓皇逃走之后，他那抢掠美女的欲望，非但没有些许减弱，而且更加强烈了。他快马加鞭，找到了救兵捏坤太子和答里台。见了兄弟二人，他猛地勒住马。小马驹前蹄腾空，发出一声响亮的长嘶。也速该气喘吁吁，但神情异常亢奋。他大声地向捏坤太子和答里台吼道：“快快！前边有一个能生好儿子的女人！”他把“能生好儿子的女人”几个字喊得山响，以便提请捏坤太子和答里台注意，他所遇到的并不是一般的女人。

捏坤太子与答里台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蒙古部落，孛端察儿后代，就是要靠好儿子振兴祖威。他们齐声喊道：“抓过来，给我们生养后代！”

于是，兄弟三人便风驰电掣般地出现在赤列都与诃额伦

的身后。

“放箭！”也速该一马当先，一边射出一箭，一边大声向兄弟们呼喊着。捏坤太子和答里台也都挽弓搭箭，“嗖嗖”地把箭射出去。

箭簇猛烈地撞击着赤列都的护甲，发出“当当”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声响。也速该三兄弟像三头雄狮似地狂喊着向他逼近。情况十分紧急。

诃额仑夫人连忙对赤列都说：“我亲爱的丈夫，你快逃跑吧。他们是要你的命啊！”

赤列都临危不惧，固执地说：“不，我和他们拼了！”他调转身，面向敌人，把朴刀抡得风车儿似的。飞来的箭“嗤唧嗤唧”被拨出去。赤列都做好准备，等待着敌人来到跟前。一场野蛮而又残酷的厮杀，马上就要发生在诃额仑的眼前了。

诃额仑从牛车上站起来，望着不远处波光闪烁的斡难河，急急地说：“你再不跑，我就要跳河啦！”说着，她冷不防朝杏黄马的臀部狠狠地抽了一鞭子。草原上女人这一鞭子是颇有分量的。

也许杏黄马知道主人的危难，也许是诃额仑这一鞭子确实有力量，杏黄马好像猛然醒悟了似地载着赤列都向前疾驰而去。赤列都简直没有办法驾驭它，便在马上回头喊道：

“诃额仑，呆在车上不要动！我会回来的！”

也速该三兄弟从牛车旁一掠而过，向赤列都追去。即使是一掠而过的瞬间，也速该也还是匆匆地瞥了诃额仑一眼。她那光彩照人的美貌，更增加了他杀死赤列都的欲念。

“杀死他——”他疯狂地喊道。

“杀死他——”“杀死他——”捏坤太子与答里台也都发出了野性的狂叫。

那声音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那场面更是惊心动魄，非同寻常。

四匹烈马你追我赶，如狂飙，如闪电，奔腾驰骋。霎时间，它们在草原上，在诃额仑的视野里消失了。茫茫的原野上只剩下了诃额仑孤身一人。“长生天保佑你，我的赤列都丈夫！”诃额仑除了默默祈祷，还能做点什么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赤列都神奇般地出现在她面前。他骤然间勒住马，停在牛车跟前。诃额仑又惊又喜，“霍”地从牛车上站起来抱住赤列都。她抱得那么紧，生怕是在梦幻里。

“你可回来啦！追敌呢？”她问。

“让我甩开了！”赤列都说，“咱们快走，藏进前方的一片森林里。”

赤列都大声吆喝了一声，拉着诃额仑的牛车复又辘辘而行。走了不到一里地的光景，后面就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哒哒哒哒”地震动着草原大地，被甩掉的也速该三兄弟又以十倍的疯狂扑将过来，他们像野兽似地嗥叫着。诃额仑强烈地预感到，赤列都的灭顶之灾不可避免地就要来到了。在这大祸临头之际，她觉得要保护赤列都，只有毫不犹豫地牺牲她自己。时间紧迫，不容她说服赤列都。于是，她猛地推开赤列都，急匆匆地说：

“你快逃命吧！只要保全了性命，到哪里找不到像我这样美貌的女人啊！?”

诃额仑边说，边把身上穿的一件衣衫脱下来，递给赤列

都：“你看见了这件衣衫，就像看到了我一样！赤列都，快逃命吧！不要叫他们白白杀死！”

说完这句话之后，诃额仑一蹿，跳下牛车，横躺在追敌前进的路上。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使得赤列都来不及有丝毫的考虑。

“哒哒”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就要踏到诃额仑身上了，赤列都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然而这“哒哒”的马蹄声，就好像残酷地踏在赤列都那万分痛苦的心上似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留在这儿，不要喝一杯马奶酒的工夫，他就会被剁成肉酱。他一个人怎么能敌得住三个穷凶极恶的对手呢？万般无奈，赤列都把带着诃额仑身上香气的衣衫，匆匆塞进自己的护甲里，悲怆地说：

“夫人，保重！我走了！”

说完，沿着斡难河仓皇逃去。

三匹追骑一个接一个从诃额仑身上腾越而过。望着浓浓的尘雾，望着赤列都消失的身影，诃额仑那美丽的明珠般的眼睛里，流下了两串绝望的泪水。

也速该三兄弟越过诃额仑之后，一边放箭，一边追赶。赤列都拼命抽打着杏黄马，边跑边回头喊：

“你们等着瞧吧，不报此仇，我就不是箛儿乞人！”

也速该追了一会，回头一看，诃额仑踉踉跄跄向斡难河跑去。他连忙对捏坤太子说：“你留下，看住那个女人，我和答里台追去。别让到手的美人儿跑啦！”

捏坤太子收住白马，在草地上兜了一个圈子，赶过去。只一夹，就把诃额仑提起来，然后放到牛车上。